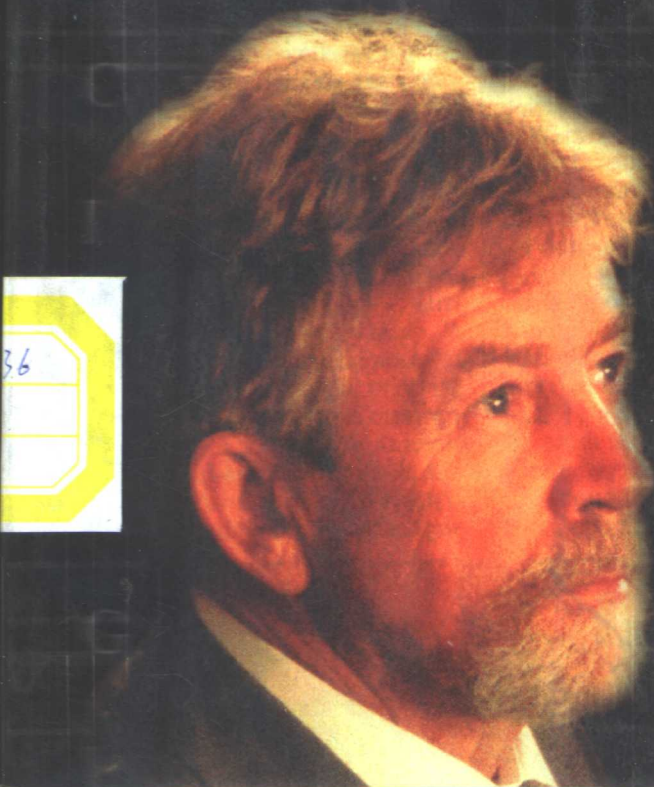


# 情报 发自华沙

郭增麟 / 编著



群众出版社

## 第 一 章

### 从上校军官到超级谍星(上篇)

#### 美苏争霸,冷战格局植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首脑的波茨坦会晤和雅尔塔会晤,是大国首脑商讨战后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重要会议。会晤的结果是,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它们出于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民族利己主义和争夺霸权地位的需要,把欧洲划分为西欧和东欧。这样,两个对立的阵营长期处于勾心斗角的冷战格局之中。

实际上,从二战结束的那一天起,美国和苏联始终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就是这种勾心斗角的工具;而长期为苏联效劳的克格勃特务阿姆斯和长期为美国效劳的中央情报局间谍库克林斯基,正是这种工具的代表人物。

本书主人公——库克林斯基出生在波兰首都华沙。他在波兰军事核心机关——总参谋部工作,从华沙向美国提供华沙条约,特别是苏联的军事绝密情报,成为轰动一时的重要人物。

库克林斯基是地道的华沙人。华沙这座英雄的城市,有着苦难的历史。她曾不止一次遭到入侵者的蹂躏和破坏,却又奇迹般获得

新生，而且变得越来越美丽。华沙条约，是因为在这里成立而得名。

华沙位于波兰最大的河流维斯瓦河的中游。这里是马佐夫舍广袤大平原的中心，水路、陆路交通都很方便，对于管理全国来讲，无疑有许多有利条件。

中世纪时期，华沙是东西和南北两条商道的汇合点，又濒临大河，是把波罗的海沿岸盛产的琥珀贩运到古罗马去的必经之地，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逐渐成为一座商贸城市和重要的战略要地。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进攻，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残暴的希特勒法西斯曾扬言要“把华沙从地图上抹去”。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华沙军民孤军作战，英勇抵抗三个星期之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1944年8月1日爆发的华沙起义，更是体现了华沙军民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这场可歌可泣的起义，经过整整63个日日夜夜的苦斗之后，以失败而告终。阵亡军民20万，全市85%以上的建筑物被毁坏，华沙成了瓦砾场。在黎明到来之前，华沙再次遭受劫难。

但是，不管如何，华沙这座英雄城市，还是挺过来了。如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波兰首都，是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用“华沙速度”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波兰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成就，酷爱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二战爆发使库克林斯基不得不辍学，血与火的洗礼使他迅速成长起来，他深深懂得，波兰人民从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希望波兰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让它重新落入外国霸权主义者手中。不难理解，一个饱经外族奴役之苦的民族，多么渴望赢得民族独立。波兰前领导人哥穆尔卡曾经说过：“世界上很难找到像波兰那样对国家独立如此敏感的民族。”

库克林斯基17岁参军，后来长期在波兰军队总参谋部工作。

经过1963年加勒比危机余波的冲击、1968年华沙条约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震动、1970年波兰当局向本国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的启示,以及苏联粗暴干涉波兰内政、迫使波兰当局实行军管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库克林斯基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忠实地为美国效劳的超级谍星。

在军事对峙形势下,对立双方互派间谍是常有的事,古今中外都不乏实例。但是,一般情况下,充当间谍的人,除了是互相派遣外,为敌方收买者居多;身居要职,且主动“送货上门”,心甘情愿地为敌方提供情报者当属少数。库克林斯基这样的超级谍星,在北约和华约严重军事对峙状态下,长期工作在波兰军队最高指挥官身边,却始终未被发现。这在波兰军队中,乃至世界历史上当属罕见。

库克林斯基是美苏争霸的非常年代造就的特殊人物,其祸根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格局。库克林斯基发自华沙的大量绝密情报,曾经对冷战时代美苏关系的进程发生过重要影响。今天,当华约已经解散、苏联也已解体和冷战格局宣告结束的形势下,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感慨万千。特别是这样的超级谍星竟然出现在华沙条约主要成员国波兰军队最高决策机构——总参谋部关键的机密岗位上,的确令人深思。

## 因祸得福,笑逐言开进总参

库克林斯基出生在波兰首都华沙。1947年,17岁的库克林斯基参加了波兰人民军,不久进入步兵军官学校学习。

军官学校的三年学业,竟然没有政治课,也没有接受“苏联化”的教育。他们入伍也宣了誓,可是很特别,不是在庄严的国旗或军旗下进行,而是在教堂的神龛前台阶上进行。这种做法恰恰说明,

当时的波兰受苏联的控制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部队中有波兰工人党的支部，库克林斯基也入了党。1948年12月，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波兰工人党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库克林斯基自然而然地成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从那时起，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日益严格起来。

波兰全面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后，国家许多重要部门受苏联控制。例如，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见附录）担任了波兰国防部长后，波兰部队里苏联军官越来越多。波兰的传统军服也被修改，富有特色的波兰四角军帽被红带镶边的苏联式圆形军帽所代替。库克林斯基对于这类改变十分反感，曾一度想退役。但是他后来意识到今后有可能去军官学校深造，晋升高级军官，也就打消了退役的念头。当时他天真地认为，官当得越大，就越能发挥影响，波兰就越有可能摆脱苏联的控制。的确，在60年代的波兰军队中反对苏联控制的情绪是十分严重的。

当时，部队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发现他原来与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军有牵连，所以一度被开除军籍。不过，他毕竟年轻，而且被认为是一名很有前途的青年。虽然由于政治原因，推迟了参加军官晋升考试，结果因为他功底深厚，还是被批准参加考试，合格后重新穿上了军装。又过了半年，他同14岁就认识的比他大两岁的姑娘约安娜结婚。

使库克林斯基感到十分惊讶和难忘的一件事是，他在接受军官授衔时，给他别上军官徽章的人不是波兰军官，而是一名嘴里喷着浓重酒气的、穿着波兰军服的苏联军官！这件事刺痛了库克林斯基那颗炽热的爱国心。

他陷入了沉思。

实际上，在华沙条约的框架内，当时的波兰军队完全受苏联控制，由苏联元帅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历史，是在有名的1956年“波

兹南事件”(见附录)之后才结束的。当时,在波兰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波兰当局解除了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的波兰国防部长之职,他同其余 32 名苏联高级军官返回莫斯科。原来,波兰军队实际上掌握在这些苏联高级将领手中。

授衔后,库克林斯基成了一名正式军官,他被派到波兰北部波罗的海地区的沿海军区服役。他对驾舟出海游玩有着浓厚的兴趣,只要有空,就与同伴一起或独自一人出海游玩。为此,他购买了一艘德国人遗弃的旧游艇,自己花钱把它修好。一次,他驾艇一直驶到了波罗的海彼岸,抵达瑞典海岸,在当地卖掉了这艘游艇,然后乘轮渡回到波兰。作为波兰军队的一名正式军官,他的所作所为显然是违反纪律的。他回到部队后,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审查。他的越轨行为,成了部队内部的一桩丑闻,后来被当成大家应当吸取的教训。库克林斯基因此而被开除出党,并调离了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总算保住了军籍。

因祸得福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库克林斯基的情况也是如此。有谁想到,他被处分后,一个偶然机会被调到了波军总参谋部。他喜滋滋地来到坐落在华沙拉科维茨卡大街的波军总参谋部,干别人不愿干的杂活。然而,也正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不久就被他的上司所赏识。总参主管内勤的戈姆里茨基将军发现库克林斯基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年轻军官,于是,有意要培养他成为有用之材。毕竟当时他还不到“而立”之年,可塑性较大。结果,他被派到总参学院深造,培养的目标是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总参领导干部。这就是使库克林斯基步步升迁的第一个阶梯。

1963 年,他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到了总参。开始时,他担任总参作战训练的计划工作,后来受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领导的安排,也参与制订大型训练计划。这时的库克林斯基已经相当“成熟”了,对许多问题也能动脑筋独立思考,并经常给自己发问:“这

是为什么”。总参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为人稳重，冷静，始终带着微笑，不善言辞，但香烟抽得很凶。库克林斯基的基本生活信条是：多看少说。他反对绝对服从苏联的指挥，他反对波兰军人誓词中“忠于苏联军队”的说法。他认为，这样的誓词，已经毫不含糊地说明，波兰在有关民族安危的大事上，都必须听从苏联的安排。因此，对于波兰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波兰方面的所有“机密”，实际上都通过正式渠道掌握在苏联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手里。

## 导弹搬家，不回苏联来波兰

在库克林斯基上校的生平中，有过非常微妙的时刻：他在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部工作三年之后，就从少校军官破格提拔为上校。虽然官爵并不太高，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他工作在波兰军队的中枢神经区域，接触的是高级人士和绝密文件，他的地位比同级军官显得重要得多。库克林斯基在人民军队中服役，但他怀疑自己所干的工作是否真有利于波兰“人民”的根本利益。

1957年，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赫鲁晓夫提出了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的计划。但几年过去后，形势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1961年6月，苏联决定在东西柏林之间建立城墙，把东柏林和西柏林由政治、军事的分野变成被一道城墙分开的两个城市。

在60年代之初，美国和苏联之间战略力量的对比是17：1，苏联远远落后。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想，如果能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部署一些核弹头，无疑将形成对美国的核威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美国的核优势。苏联方面在与古巴领导人就部署核弹头问题达成秘密协议后，从1962年夏秋

季节开始的古巴将协议付诸实施。

1962年10月16日上午,美国国防部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汇报说,在古巴土地上出现了苏联导弹。这是美国利用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领空拍摄到的照片所展示的。肯尼迪立即下令监视。实际上,苏联运抵古巴的导弹不仅有42枚中程导弹和一批巡航导弹,还有6枚“月亮型”战术核弹头。此外,还有几艘装载着苏联远程导弹的船只正在大西洋上全速驶向古巴。赫鲁晓夫这种冒险政策导致加勒比导弹危机的爆发。

美国了解实情后,10月20日在加勒比海举行了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苏联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10月22日晚,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上说:“如果古巴受到攻击,苏联将坚决予以还击。如果美国使用空降兵登陆,我们就动用战术核武器。”

当时部署在古巴的苏联“月亮型”核弹头的威力,每一枚相当于美国当年投掷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的七分之一。如果苏联使用核武器,美国的空降兵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将化为乌有。美国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美国方面扬言,如果苏联装有核弹头的船只继续驶向古巴,美国就将击沉它们。苏联方面还得到消息说,如果苏联继续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美国将入侵古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形成整个冷战时期最严峻的对峙局面,形势极度紧张,一触即发。人类第一次站到了核战争的门槛上。

然而,迫于美国的压力,赫鲁晓夫不得不下令让正在向古巴运送导弹的船只返航,并把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撤了回来,甚至连苏制伊尔-28远程轰炸机也撤离了古巴。10月底,这场危机才逐渐化解,到1963年春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这样,因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而引发的加勒比危机,终于因赫鲁晓夫的退却而宣告结束。

有谁想到,从古巴撤回来的这些苏联导弹,并没有撤回到苏联本土去,而是撤到了波兰。1964年,一个代号以波兰河流“维斯瓦”

命名的行动,把这些导弹部署在波兰北部的温戈热夫小镇,毗邻苏联的加里宁格勒。

这一部署工作当然是在波军总参谋部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库克林斯基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当他看到这些大规模杀人武器部署在自己祖国的领土上,他诅咒着苏联的做法,但也只能从内心发出无声的抗议。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静观苏联的一举一动。

加勒比危机,在库克林斯基的心灵中激起难以平静的波澜,透过一幕幕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他看到了苏联的真实意图。

根据 1998 年华沙“阿尔法”出版社出版的《库克林斯基上校》一书的介绍,加勒比危机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并没有停止冒险行为。就从 60 年代中期起,苏联开始制订另一个冒险计划。其目的据说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名义上是根据华沙条约最高指挥中心的命令,实际上是苏联一手操纵安排了另一个庞大的规划,其目的是攻克大西洋沿岸国家和地中海地区。该书作者沙尼亚夫斯基说,在这一战役中,波兰军队将负有特殊使命。当时,库克林斯基的业务工作就是参与制定华沙条约集团军队的作战训练计划。这种训练,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军队为对象,准备得十分逼真,似乎华沙条约国家的军队同北约集团的军队正在进行遭遇战。正面冲突的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损失惨重。正是因为库克林斯基参与了这种计划的制定,他对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根据苏联的计划,在客观条件成熟后,华沙条约将出动 50 个师的兵力,分 20 路向西挺进。其中大部分部队都将通过波兰领土进入德国、奥地利,然后向西、向南推进。

该书作者介绍说,库克林斯基了解了全部情况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苏联的计划,使他彻夜不眠,似乎一场新的、可怕的战争又将再次降临波兰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假如苏联的计划付诸实施,无疑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以往任何战争都无法与之相比。他与军队领导人的思想分歧是明显的，他不敢再往下想……

但是，他深深懂得一个基本道理，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舌头是掩盖自己真实思想的最重要工具。”所以他总是沉默寡言，更不会对国家大事随便发表评论。

## 假戏真做，“多瑙河”演习进捷克

从库克林斯基的生平履历看，他很早就是一名军人，在军人纪律的熏陶下成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然而，许多因素促使他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一条破坏军人纪律的道路。

1968年8月，华沙条约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是库克林斯基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西方传递华约的军事情报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参加了入侵捷克的筹备工作，这对他的心灵是一次极大的冲击。

库克林斯基不但是一名称职的参谋官，而且是深得上司信任的年轻有为的军官，是总参谋长雅鲁泽尔斯基（见附录）将军的心腹。1968年初夏，他受雅鲁泽尔斯基的派遣，以波兰军队的代表身份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工作的准备——当时，他却根本不知道是在做入侵准备！

他被调往波兰西南部的莱格尼查地区苏联驻军总部，在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那里工作。这里是华沙条约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指挥中心。根据波军总参谋部的命令，他担任西维茨基将军（见附录）领导的波军西里西亚军区配合华沙条约入侵部队的计划工作。这就是后来人们说他担任了波军总参谋部同华约的“联络官”的缘由。

当时，官方宣传机器说，帝国主义正在策划阴谋，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拉出去。为了不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华沙条约准备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但有谁知道，在“演习”后面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武力扼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希望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

库克林斯基接到命令，要他到华约司令部参与编制波兰军队参与“军事演习”的计划。他被告知，华沙条约成员国要举行的这场演习，代号是“多瑙河”，地点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

按照规定的时间，他到司令部报了到，华约各国的代表也纷纷到齐了。可是，喜欢细心观察事物的库克林斯基发现，在报到的各国代表中，偏偏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代表。这使他感到困惑。捷克斯洛伐克是进行“军事演习”的地方，怎么可以不派代表出席呢？罗马尼亚又为什么没有代表？一团团疑云在他思想中萦绕，既找不到答案，又不便向别人发问。库克林斯基毕竟是一名身份还不太高的年轻军官，最高决策层的机密，他不了解是正常的。

从当时华约司令部的气氛来看，应当说还算是平静的。人们在交谈中，根本听不到“入侵”、“武装干预”或“侵略”这样的字眼。当然，这些字眼，本来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帝国主义国家军队行为的；华沙条约从事的只是为了反对侵略的“军事演习”，不是什么入侵，所以绝对不可能听到这类词。“演习”这个词所包含的深层次特殊含意，是库克林斯基以往所不知道的。

使库克林斯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多瑙河”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但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不但不能参加，反而成了演习的“对象”；成立华沙条约的目的不是为了抵御北约入侵吗？可为什么“演习”并不是反对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侵略，而是反对作为华沙条约成员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当时，虽然没有明说要“制服”捷克人民军，可是在

讨论“演习”时所展示的地图上，捷克斯洛伐克驻军的位置却用蓝色一一做了标记。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蓝色代表敌方部队。年轻军官们也能理解，以“多瑙河”演习名义掩盖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当然，演习的“对象”不派代表是情理之中的事。

罗马尼亚没有派代表的原因在于，罗马尼亚领导人识破了苏联的用意：名为搞“军事演习”，实为筹备入侵，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所以没有派代表。

按照华约首脑机关的设想，要用闪电般的速度出其不意地制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各个卫戍部队，并使之丧失作战能力。库克林斯基从华沙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制订这一计划。计划很快制订出来了。各国参与入侵的部队已经集结起来，整装待发，只要司令部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从三个方向闪电般地越过国界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就在这时，库克林斯基很想搞明白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究竟持什么态度。他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聚集这么多部队，世界舆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世界舆论知道了，那么不可能没有反应。要识别苏联的意图，已经不难。因为在准备入侵的最后阶段，根据华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的命令，已经采用了所谓“EFIR”系统，它通过强大的无线电波告诉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华沙条约已经集结了大量部队，任何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系统的启动，也等于告诉西方，苏联在做什么准备。出于这样的考虑，库克林斯基开始收听西方电台的新闻广播，目的是证实自己的判断，即世界舆论对苏联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有何反应。他想，如果能引起世界的公愤，也许这场入侵能够被制止。

“但是”，库克林斯基后来说，“我感到无比失望，无比沮丧和怅惘。我曾指望这个世界能够制止这种可怕的入侵行为，可是这个世

界却无动于衷。当时，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都是谴责美国侵略越南，整个欧洲都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如果有人提到捷克斯洛伐克，那也只是片言只语，根本没有什么抗议声。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新闻媒体对即将发生的对捷入侵，简直就是保持沉默。”

库克林斯基不愿意参与这样的入侵工作，他想找个借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就向华沙总参谋部请示，希望解除他的工作，调回华沙。他的愿望很快得到了满足，接替他在这里工作的人是另一名上校拉达依。库克林斯基自己抱着巨大的希望回到华沙，从事另一项与这次入侵有关的工作，他以为也许可以向世界发出某种警报，引起世界的注意。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是无所作为的！

库克林斯基回到华沙一个星期之后，即1968年8月20日晚上，苏联的空降兵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大街上降落，波兰军队西里西亚军区由西维茨基中将指挥的部队以及华沙条约其他国的部队已经纷纷越过国界，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

苏联组织华沙条约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当时共投入兵力达28个师，45万人，动用了6700辆坦克。参与入侵的波兰部队共28600人，动用坦克750辆，运兵车592辆，汽车5600辆，直升飞机36架。（波兰《简言》周刊，1998年第50期，12月13日出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消息说，参与入侵的部队中，自杀人数之多远远超过死在入侵部队枪弹下的捷克人。这是因为，一则欧洲人有一种民族意识，当自己干了危害他人的亏心事时，情愿自杀也不愿进一步置他人于死地。再则捷克人信奉的哲学是：入侵者有备而来，抵抗是没有用的；非法占领总有一天会结束，“捷克依然是我们的”。昔日，希特勒占领捷克时就没有遇到重大抵抗，从而完好地保存了“金色的布拉格”；今天苏联军队来了，也不要抵抗，以免造

成人员伤亡和不必要的物质损失。

华约部队进入捷克领土后，库克林斯基奉命在华沙成立了一个指挥中心，负责同已在捷克“执行任务”的波兰部队保持通讯联络，每天听取司令官们的汇报，传达华沙的指示。这个中心直接受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领导。所以，库克林斯基的工作就是每天整理简报，直接呈递给雅鲁泽尔斯基以及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见附录）。

那么，为什么苏联要纠集华沙条约成员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呢？这要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说起。

“布拉格之春”，实际上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现行体制模式的一次尝试。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连年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杜布切克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必须突破苏联模式。他们认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刻不容缓的任务。1968年4月，他们在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指导改革的《行动纲领》，准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建设“有指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这些内容显然与苏联模式相抵触，并有摆脱苏联控制的明显苗头。于是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走上了“背离社会主义”、“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道路。因此，已经不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了，对这种危险倾向熟视无睹，不加以干预和制止，后果不堪设想。可悲的是，当苏联已经准备对捷克采取措施之时，捷克领导人还认为形势发展是“健康的”。

1968年6月，瓦楚利克等77名捷克作家发表了约两千字的声明，要求推进民主化和反对苏联的干预。这样，“布拉格之春”的春潮在捷克斯洛伐克土地上开始汹涌澎湃。对于这种有悖于苏联方针的举动，苏联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而，捷克领导人试图改革

苏联模式招来了苏联的入侵。这真是飞来横祸！

8月20日夜，苏联指挥已经整装待发的华约成员国部队从北、南、东三面和空中分18路进军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领土。第二天，把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以及总理和议会议长一起押解到莫斯科。在苏联的威逼下，捷克领导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莫斯科议定书》，承认华约入侵不是干涉捷克内政。杜布切克获释后回到国内，在布拉格发表了战战兢兢的电视演说。他神情萎靡，讲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布拉格之春”像没有开放就被扼杀的花蕾一样凋谢了，其中也借助了波兰之手，这给库克林斯基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在这场入侵中，波兰部队假戏真做的军事“演习”发挥了特殊作用。

“入侵结束之后，”库克林斯基回忆说，“在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的倡议下，召开了总结大会，总结‘多瑙河’演习的经验和对将来具有参考意义的启迪。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国防部领导的全副班子外，还有三军将领和各大军区将领，当然还有“多瑙河”演习的部队首长。此外还有入侵捷克的主力军苏联军队的代表。与会者竞相赞扬波兰部队在这次‘演习’中的出色表现。他们没有给捷克军队一个喘息的机会，同世界上最出色的部队——苏军一样，十分神速地制服了捷军，使之没有抵抗能力，接着又十分有效地说服了捷军领导人要全力支持新上台的捷克党政领导人。虽然这次演习遇到了捷克几乎全民的抵抗，他们在坦克和装甲车面前毫无惧色地组成人墙，抵挡坦克的前进，但基本上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死于波兰坦克履带之下的只有一名捷克小孩，那还是一个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这样的成绩受到会议的特别表彰。总的来说，‘多瑙河’演习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波兰人民军为这次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但是，除了上面正式的官方评价外，在波兰军队内部还有另外

一种非官方的评价，恰恰代表了波兰军人的意志。在不少波兰军人眼里，“多瑙河”演习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东西，相反却使人感到十分压抑和惶恐。因为有朝一日，如果波兰也发生类似事件，也许这样的“演习”就会降落在波兰人民的头上。因此，他们认为波兰人民军参加演习本身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误。总有一天，对这个错误必须承担责任的波兰党政领导，要为此付出代价。当波兰人民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开到别国领土上去为虎作伥的行为是彻底违背波兰民族意愿时，波兰人民就会要求在不受外国压迫的尊严下生活，就会起来要求改变现行制度，尽管苏联绝对不会赞同这种变革。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给库克林斯基的心灵震动非常巨大，最终成为他决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的转折点。

更使库克林斯基感到愤慨的是，立下汗马功劳的波兰军队，根本没有被苏联军队当成盟军，而是当成可以任意摆布的傀儡。许多波兰高级军官除了绝对服从外，根本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更不用说参加任何决策了。他们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库克林斯基上校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思考。

后来库克林斯基回忆说，当时他曾经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从捷克事件联想到波兰，压抑不住的满腔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说，一天，当他离开办公楼走向自己汽车的片刻，抬头看到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他感到，满天星斗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展现自己的光芒，都在向他诉说，人不应该缺乏独立思考。他想，星星再亮，第二天太阳还未从东方升起就偷偷地消失在浩瀚的太空中，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可是人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看风使舵。要做正直的人，就不能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否则就是充当帮凶。生活也许过得富足，但却只能算做苟且偷安。要当一名正直的波兰军官，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别的民族的事情，更不能做对不起自己民族的事情。

在入侵捷克问题上，库克林斯基的立场同官方的评价完全相反，他赞赏军队中流传的非官方说法。特别使他忧心忡忡的是，假如在波兰的土地上出现类似“布拉格之春”的局面，外国军队开进波兰，蹂躏波兰人民，那时自己将如何以待？

## 同胞流血，肝胆俱裂心哭泣

果然，时间刚刚过去一年半，1970年底波兰发生了震撼人心的沿海事件。它的悲惨结局再次给库克林斯基以极大的震动，他的内心在哭泣。

当时，波兰政府在圣诞节前宣布提高物价，导致波兰北部沿海地区的几个城市的工人和居民起来反对，他们自动上街游行示威。这是和平的抗议，但却招来了武装镇压。当时，人民军队派出了坦克、直升飞机，甚至军舰，像对待真枪实弹的敌人一样，镇压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说这些人是“人民政权的破坏者”，结果打死44人，其中33名工人，7名技术学校学生；受伤的共有1164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这些带血的数字，本身就是一份令人痛心的控诉书。

库克林斯基后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自称是人民政权的代表，怎么可以对人民下这样的毒手，如此轻率地动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当时，在波兰北部沿海地区的驻军只有几个师，大约2.5万人，后来又从全国各地调遣了许多军队，结果在这里结集的兵力共有6.1万人，1700辆坦克，空军运输机和一批直升飞机也投入使用，甚至动用了几十艘军舰。“是谁下令向示威者开枪？谁也不出来承担责任。这种方式难道不是与自己所宣扬的理论原则和道德规范背道而驰吗？”当时，根本没有